



边看边聊

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说：“凡物即数”。物理学研究到最后，总是落在精确的数学公式上。文章也离不开“数”。

一般来讲数字多在应用文里使用，比如经济论文、工作汇报。作为文学艺术的散文，尽量少用，免得磕磕绊绊，行文不畅。但数字一旦赋予了形象思维，却有无穷的魅力。在关键的地方用上关键的数字，就像口红抹在嘴唇上，好钢用在刀刃上，文章顿然生辉。

首先是数字的精确性，言之凿凿，不能有分毫商量，这就带来了文章的权威性、强调感、说服力。对比度，如刀刻木，如矢穿的，强化了读者的阅读效果，让人过目难忘。下面引用作者的几段文字：

如当年袁世凯要复辟称帝，梁启超毅然站出来写文章反对，其中有一段可谓极言，掷地有声：“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梁某一一人断不能

人到中年，经历稍多，对年少时熟读的诗词便加深了几分认识，偶尔自己也写写填填。我仍是“土法”，不靠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全凭 HI (human intelligence, 人“躬”智能)。譬如，上周作五绝一首：“校字似观潮，春来多长消。至今思渡海，不敢对诸桥。”还算满意，拿日本秀丽笔抄在刚面世的《英汉大词典》(第3版)题签页上，献给复旦历史系姚大力教授。

李天扬兄读之，评曰：“堪比 AI。”看到拙作的姚先生高足温海清兄，还用 AI 作了解读，截屏给我看，问我准不准。我说，大多数不准，第二句的意思是只有天气舒适如春，编词典才效率高些；第三句“渡海”双关，指文明之间跨越重洋的对话，也指日本作家三浦紫苑长篇小说《编舟记》里玄武书房耗时十五年编写的那部辞书《大渡海》；第四句“诸桥”也是双关，指跨海大桥般雄伟的历代工具书名作，也指一位姓诸桥的日本汉学家——1998 年秋，本科刚入学英文系的我，在复旦听的第一场讲座就是姚先生做的，其间他提到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素为国际汉学界奉为圭臬。我参编《英汉大词典》时，常有步诸桥氏之心，奈何志大才疏，至今“不敢”面对前贤……

在 AI 的解读中，以上这些都是没有的，恐怕也不可能有的。除非我明确说出来，写下来，否则除了我，没有人，更没有机器、模型会知晓。这里说的“我”，严格讲，也只是此时此刻的我，因为时过境迁，我的记忆会减弱，出偏差，抓耳挠腮之际的种种心情，我会记不全，甚至想不起。可不管怎么说，写诗这个过程，让我强烈体会到，生活的经历果真可以让一个人的某些瞬间，独一无二，不可替代。

刚下载了 AI 应用那阵子，我也尝试过让 AI 写格律诗，成品不敢恭维：第一稿没押韵，我指出问题，第二稿换了字，还是不押，连普通话韵都凑不上，更别提《平水韵》了。是不是太有人味的东西，AI 都注定不擅长呢？

笔行此处，我不禁想起 2002 年春“巧遇”的那

赞成也。”(《谁敢极言》)这里特地将长长的数字一板一眼地念出来，掷地有声。

我不觉起了好奇心，使用步子量了一下几个别墅的位置，从一七五号毛泽东的窗下到一七六号彭德怀门前的台阶只有二十九步，而从一七六号到一七七号(张闻天住所)是九十九步。历史上的那场惊涛骇浪，竟就在这百步之内与咫尺之间。(《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这里精确到了步数，强调了庐山会议那个历史性事件，几个伟人的激烈争吵竟然发生在这么小的一块地皮上。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的奏折中称：“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种活树一千二百多棵。”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

首时。彼时逃课去北京玩。火车下来，第一个打卡颐和园。到得太晚，眼看闭园，只能万寿山匆匆一爬。暮色里，迷了路。幸遇一位锻炼结束回家的大爷，带我同学下了山。途中，他还领我们去了一块宸翰御诗碑，上刻乾隆爷自书的五律《题惠山园八景其七·寻诗径》：“岩壑有奇趣，烟云无尽藏。石栏遮曲径，春水漾方塘。新会忽于此，幽寻每异常。自然成迴句，底用锦为囊。”大爷夸我：“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能把整首诗都念下来的年轻人！懂书法！”又考我：

“最后一句，您知道是什么典故吗？我以为是诸葛亮武侯，大爷纠正道，是唐诗鬼才李长吉。当年要有 AI 在手，肯定不会犯这个错，也肯定看过就忘了，因为 AI 太方便了，断不会于二十三年之后，独对清高宗数万首诗里的这一件，记忆犹新。

人类对信息，从口口相传，到文字记载，是一大飞跃，这场飞跃最后的助推力来自现代印刷术；我觉得现在是第二次飞跃，文字从纸面迁移到电子屏幕上，更有海量图像，静态的、动态的，随时取代文字。那么，在这一次飞跃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该如何对待信息呢？全都上缴给电子外存，还是继续充实大脑内存？甚至，会不会因为我们这步退让的惰性——“算起来太麻烦”“这对仗可怎么搞啊”“不想背了，反正网上都有”——AI 最终取代我们，成为四海八荒一切思考的主体？只是，如若有一日，连审美都离不开 AI，人存在的意义，可能要往他处寻觅了吧？扯远了，还是趁沪上春深花重，多写几首诗吧，否则 AI 还有什么好解读呢？



摄影

三十四年前，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大学城伦敦，一个冰天雪地的傍晚。我刚下班，从停车场往家走的小路上，安安静静地往家走，宿舍区隐约传来音乐声。寻声找去，原来是我家对面的邻居小陈从国内探亲带回的一盒录音带《我想有个家》在播放，录音带封面的冰倩明眸皓齿、美丽优雅。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冰倩，她饱满磁性的声音曾经给异国他乡漫长的冬季注入一丝暖意。

五年后，我回上海探亲，见到冰倩本人，素颜的冰倩比卡带封面上盛装下的容颜更具气质。她因一曲《真的好想你》成名，正忙着要去四川看望一对夫妻，丈夫因意外成了植物人，妻子每天在枕头边播放冰倩的歌，居然唤醒了沉睡了数月的丈夫。当时，我大学同学在筹备电视剧《女孩阿咪》，邀请冰倩主演。这才知道原来冰倩是音乐学院二胡专业科班出身的才女，不仅能唱，能作曲，

还能出演影视剧。之后的很多年，每次我回国探亲，冰倩都会约我小聚，有时候在外面的酒吧，多数是在冰倩徐家汇的家。我们三个加上冰倩父母，天南地北地吃边聊。冰倩是家中的独女，非常孝顺父母，经常带着两位老人出门旅行。一家子其乐融融，冰倩的爸爸时不时地会跟女儿发个“罗嗦”。有一年，冰倩怀孕，卧床保胎。床上的冰倩因为孕期反应大，脸色憔悴。她让我带了一堆我家孩子穿过的旧衣服，说按照民间的说法穿百家衣的孩子身体健康。冰倩怀孕期间各种不适，卧床好几个月连翻身都小心翼翼，最后总算苦尽甘来，小虎呱呱坠地，如同他的小名一样虎头虎脑地可爱。

冰倩与很多歌手相比，她算不上一个非常“进取”的艺人。而是一个形容词，逻辑概念变成了形象概念。“一”这个数在数学里是不变的量词，在文学里可以是形容词、助词，可喻其极小，如“一点、一痕、一丝”；也可状其极大，如“一江春水、一片汪洋、一望无际”；可表其势如“一举夺魁、一马当先、一扫而光”等。而有时候“一”又强调猛烈、刹那、唯一。如“一枝红杏出墙来”“竹外一枝斜更好”等。而著名的《与妻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字隔阴阳，而让人泪崩。

在古典诗词中虚用数字而使作品陡增其气势的很多。如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李白的“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都是名句。最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他的首代表作，何等的气势。“挑灯看剑、吹角连营”从内心到环境，都豪气干云。后面的“八百里、五十弦”更是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但这“八百里、五十弦”其实不是数，而是指的一种名叫“八百里”的牛和一种有 50 根弦的弹拨乐器。作者巧妙借用物名表面的数字气场来为内容造势。假如我们说“在帐篷里吃牛肉，弹琵琶”，一下子就漏了气。而用一个“八百里、五十弦”就由实变虚，“物假数威”，壮志、豪情、军威腾空而起。

下这段话里数字实用发挥了“文眼”的作用：胡宗南进犯，他撤出了曾作过九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报纸，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得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这思考的空洞》)

目，令人震撼不已。

时，她应该更大红大紫。其实，我认为她最好听的歌并不是《真的好想你》，反倒是她自己作曲的多首情歌每一首都打动我。只是一直都没有流行起来，冰倩自己似乎也并不在意，唱过了就算了，很佛系。虽然冰倩的身份在不同的阶段转换，但无论是歌手、演员还是母亲，她对待每个身份都是百分百地认真。她生了孩子之后的几年，是个一心一意的全职母亲，直到孩子大一些才开始慢慢复出。因为母亲的身份，她接受了出演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挑战。

音乐剧和个人现场演唱会完全不同，需要唱，需要表演，需要同剧中的其他演员配合。这部音乐剧中还有大段的拉丁舞蹈，要练就边跳边唱，耳麦中还不能让

而是一个形容词，逻辑概念变成了形象概念。“一”这个数在数学里是不变的量词，在文学里可以是形容词、助词，可喻其极小，如“一点、一痕、一丝”；也可状其极大，如“一江春水、一片汪洋、一望无际”；可表其势如“一举夺魁、一马当先、一扫而光”等。而有时候“一”又强调猛烈、刹那、唯一。如“一枝红杏出墙来”“竹外一枝斜更好”等。而著名的《与妻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字隔阴阳，而让人泪崩。

在古典诗词中虚用数字而使作品陡增其气势的很多。如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李白的“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都是名句。最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他的首代表作，何等的气势。“挑灯看剑、吹角连营”从内心到环境，都豪气干云。后面的“八百里、五十弦”更是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但这“八百里、五十弦”其实不是数，而是指的一种名叫“八百里”的牛和一种有 50 根弦的弹拨乐器。作者巧妙借用物名表面的数字气场来为内容造势。假如我们说“在帐篷里吃牛肉，弹琵琶”，一下子就漏了气。而用一个“八百里、五十弦”就由实变虚，“物假数威”，壮志、豪情、军威腾空而起。

下这段话里数字实用发挥了“文眼”的作用：胡宗南进犯，他撤出了曾作过九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报纸，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得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这思考的空洞》)

目，令人震撼不已。

时，她应该更大红大紫。其实，我认为她最好听的歌并不是《真的好想你》，反倒是她自己作曲的多首情歌每一首都打动我。只是一直都没有流行起来，冰倩自己似乎也并不在意，唱过了就算了，很佛系。虽然冰倩的身份在不同的阶段转换，但无论是歌手、演员还是母亲，她对待每个身份都是百分百地认真。她生了孩子之后的几年，是个一心一意的全职母亲，直到孩子大一些才开始慢慢复出。因为母亲的身份，她接受了出演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挑战。

音乐剧和个人现场演唱会完全不同，需要唱，需要表演，需要同剧中的其他演员配合。这部音乐剧中还有大段的拉丁舞蹈，要练就边跳边唱，耳麦中还不能让

而是一个形容词，逻辑概念变成了形象概念。“一”这个数在数学里是不变的量词，在文学里可以是形容词、助词，可喻其极小，如“一点、一痕、一丝”；也可状其极大，如“一江春水、一片汪洋、一望无际”；可表其势如“一举夺魁、一马当先、一扫而光”等。而有时候“一”又强调猛烈、刹那、唯一。如“一枝红杏出墙来”“竹外一枝斜更好”等。而著名的《与妻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字隔阴阳，而让人泪崩。

在古典诗词中虚用数字而使作品陡增其气势的很多。如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李白的“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都是名句。最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他的首代表作，何等的气势。“挑灯看剑、吹角连营”从内心到环境，都豪气干云。后面的“八百里、五十弦”更是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但这“八百里、五十弦”其实不是数，而是指的一种名叫“八百里”的牛和一种有 50 根弦的弹拨乐器。作者巧妙借用物名表面的数字气场来为内容造势。假如我们说“在帐篷里吃牛肉，弹琵琶”，一下子就漏了气。而用一个“八百里、五十弦”就由实变虚，“物假数威”，壮志、豪情、军威腾空而起。

下这段话里数字实用发挥了“文眼”的作用：胡宗南进犯，他撤出了曾作过九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报纸，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得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这思考的空洞》)

目，令人震撼不已。

时，她应该更大红大紫。其实，我认为她最好听的歌并不是《真的好想你》，反倒是她自己作曲的多首情歌每一首都打动我。只是一直都没有流行起来，冰倩自己似乎也并不在意，唱过了就算了，很佛系。虽然冰倩的身份在不同的阶段转换，但无论是歌手、演员还是母亲，她对待每个身份都是百分百地认真。她生了孩子之后的几年，是个一心一意的全职母亲，直到孩子大一些才开始慢慢复出。因为母亲的身份，她接受了出演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挑战。

音乐剧和个人现场演唱会完全不同，需要唱，需要表演，需要同剧中的其他演员配合。这部音乐剧中还有大段的拉丁舞蹈，要练就边跳边唱，耳麦中还不能让

而是一个形容词，逻辑概念变成了形象概念。“一”这个数在数学里是不变的量词，在文学里可以是形容词、助词，可喻其极小，如“一点、一痕、一丝”；也可状其极大，如“一江春水、一片汪洋、一望无际”；可表其势如“一举夺魁、一马当先、一扫而光”等。而有时候“一”又强调猛烈、刹那、唯一。如“一枝红杏出墙来”“竹外一枝斜更好”等。而著名的《与妻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字隔阴阳，而让人泪崩。

在古典诗词中虚用数字而使作品陡增其气势的很多。如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李白的“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都是名句。最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他的首代表作，何等的气势。“挑灯看剑、吹角连营”从内心到环境，都豪气干云。后面的“八百里、五十弦”更是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但这“八百里、五十弦”其实不是数，而是指的一种名叫“八百里”的牛和一种有 50 根弦的弹拨乐器。作者巧妙借用物名表面的数字气场来为内容造势。假如我们说“在帐篷里吃牛肉，弹琵琶”，一下子就漏了气。而用一个“八百里、五十弦”就由实变虚，“物假数威”，壮志、豪情、军威腾空而起。

下这段话里数字实用发挥了“文眼”的作用：胡宗南进犯，他撤出了曾作过九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报纸，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得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这思考的空洞》)

目，令人震撼不已。

时，她应该更大红大紫。其实，我认为她最好听的歌并不是《真的好想你》，反倒是她自己作曲的多首情歌每一首都打动我。只是一直都没有流行起来，冰倩自己似乎也并不在意，唱过了就算了，很佛系。虽然冰倩的身份在不同的阶段转换，但无论是歌手、演员还是母亲，她对待每个身份都是百分百地认真。她生了孩子之后的几年，是个一心一意的全职母亲，直到孩子大一些才开始慢慢复出。因为母亲的身份，她接受了出演音乐剧《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挑战。

音乐剧和个人现场演唱会完全不同，需要唱，需要表演，需要同剧中的其他演员配合。这部音乐剧中还有大段的拉丁舞蹈，要练就边跳边唱，耳麦中还不能让

而是一个形容词，逻辑概念变成了形象概念。“一”这个数在数学里是不变的量词，在文学里可以是形容词、助词，可喻其极小，如“一点、一痕、一丝”；也可状其极大，如“一江春水、一片汪洋、一望无际”；可表其势如“一举夺魁、一马当先、一扫而光”等。而有时候“一”又强调猛烈、刹那、唯一。如“一枝红杏出墙来”“竹外一枝斜更好”等。而著名的《与妻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字隔阴阳，而让人泪崩。

在古典诗词中虚用数字而使作品陡增其气势的很多。如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李白的“飞流直下三

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都是名句。最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他的首代表作，何等的气势。“挑灯看剑、吹角连营”从内心到环境，都豪气干云。后面的“八百里、五十弦”更是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但这“八百里、五十弦”其实不是数，而是指的一种名叫“八百里”的牛和一种有 50 根弦的弹拨乐器。作者巧妙借用物名表面的数字气场来为内容造势。假如我们说“在帐篷里吃牛肉，弹琵琶”，一下子就漏了气。而用一个“八百里、五十弦”就由实变虚，“物假数威”，壮志、豪情、军威腾空而起。

下这段话里数字实用发挥了“文眼”的作用：胡宗南进犯，他撤出了曾作过九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报纸，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撒尿、签发电报，一仗得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这思考的空洞》)

目，令人震撼不已。